

## 书法辑要 (清)文伯子 辑

此书为吾师文伯子先左所辑也。师博览群书，擅词章，精书法，前清以孝廉方正幕食四方，负才喜游。民国二年，宦游秦中，与上官不合，遂弃官在陕南设馆授教，有生徒数百人，而陕南文化乃大为之一变。此其遗稿未经刊行，欲学书者，读此自知门径。此书于真草隶篆分有层次依法学去，自易成家，附载于此，以飨好者。锡五敬识。

原题词：枣木传刻肥失真，少陵野老眼如团，缘何诋之蚩蚩者，不辨夏殷周与秦，篆隶原从一脉生，分真行草垂大名，世人解得其中诀，便到乌丝阑上行。妩媚过谈昌黎子，石鼓于今迹罔传。近闻阮氏天一阁，足抵赵高爰历篇。有唐相传八百碑，人人均学永禅师。即今隶迹虽难得，尚忆当年丞相斯。能将南北合一手，顽伯山人天下奇。篆隶草分入神妙，后有作者其余支。隅因闲散纂成编，免使旁人笑野仙。师守曲江石坪子，百年衣钵有真传。

### 正书叙论

字法之变至隶极矣，然犹有古焉，至楷法则无古矣。在汉建初，有王次仲者，始以隶字作楷法。所谓楷法者，今之正书也。人既便之，世遂行焉，而或者乃谓秦羽人王次仲作此书，献始皇以赴急疾之用，始皇召之本至，欲加刑，而次仲化禽飞去。此语载于志怪，学者之所不道，然亦不载其事以别之也。此书既始于汉，于是西汉之末，隶字不刻，间杂为真书，若属国封阳茹君等碑，亦斑斑可考矣。降及三国锺繇者，乃有贺剋捷表，备尽法度，为正书之祖。东晋聿兴风流，文物度超前世，如王羲之作乐毅论、黄庭经，一出于世，遂为今昔不贻之宝。后日虽有作者，讵能过之。东晋而下至宋齐，爰及李唐至本朝，其中得魏晋风气者，亦落落有人焉。皆是豪杰之士，尚友于千载之上者也。今得其真书者，凡四十有四人。在魏则有锺繇，在宋则有萧思话，在齐则有王僧虔，在唐则有元稹、褚遂良、柳公权、颜真卿、徐浩辈二十有八人，在五代则有薛贻矩辈五人，以至本朝，则有八人其间，如宋骏、蔡襄、石延年之徒皆与古作者并驱争衡为一代法，故皆不复其实，而以时次之。——宣和书谱

### 学楷书法

学者须先楷法，作字必先大字。八岁即学大字，以颜为法，十余岁乃习中楷，以欧为法，中楷既熟，然后敛为小楷，以锺王为法。楷书既成，乃纵为行书，行书既成，乃纵为草书。学草书者先学章草，知偏旁来历，然后变化为草圣。凡行草必先小而后大，欲其专法二王，不可进放也。学篆者亦必由楷书，正锋既熟，助易为力。学八分者，先学篆，篆既熟，方学八分，乃有古意。——徐渭《笔道通言》

### 大楷

童子八岁至十岁学楷书，其法必先大而后小，如颜鲁公大唐中兴颂。（在永州）东方朔碑德州。按此二碑，当用薄纸钩出填作墨字，裱成影本，每日习五十字，四年之功可得七万字。则他日作题匾大字有法。又宋蔡君谟万安桥记，闽中有刻亦可看。若题匾字，须求洒落，不可竟学写碑字面他的法拘着手在匡子里，况碑字小，不足为匾字用也，须如虞欧作碑，凡长短大小周狭皆随形体为之，四旁尚有余地，庶不拘，拘更见古意，颜之满塞，断不可学，且颜柳稍变其体，大小侧背，略存大势而偏旁清劲，亦复可喜，或者赏其奇妙耳。

（他字如偏旁相照应者）须拆开看各自成字，又不可各自成了一边点，亦如之皆欲有照应方有意思。大凡大字须先颜次王，若米老写匾，多是行书，倾欹不正，便难入格，以须字之洒落则善矣。

### 中楷

童子十一岁至十三岁当学中楷，书以欧阳询九成宫及虞恭二碑为法。俱在西安府。钩填俱如前法，影为字，三年之功可得十万字，熟此则八法具备，思过半矣，进而魏晋如堂，构已成丹矐何有欧阳询书姚恭公墓（西安）佛遗教经（唐人书结构四方少古意，故习遗教渐近乎古意）皆可学。

### 小楷

童子十四岁至十六岁须学小楷。如王羲之临繇宣示表（见淳化阁贴）戎路表（见星凤楼贴）力命表、乐毅论、曹娥碑（以上俱徐渭论书）

### 真书

古无真书之称，后人谓之正书楷书者，盖即隶书也。但自钟元常之后二王变体，世人谓之真书。执笔之际，不知即是隶法，别为构体流传，即久失其本原，乃至日趋妩媚恶俗之，却不可追，改今观欧颜而上往，皆从隶书，学者但不详察耳。吾衍字原七辩，谓隶有秦隶、汉隶灼是正论。今当以晋人真书，谓之晋隶，则自然而晓矣。——张绅法书迪释

### 释真

笔长不过六寸，提管不过三寸，真一行二草三，指实掌虚，右军云：书弱纸强，笔强纸弱，笔强者弱之，弱者强之，迟速虚实若轮扁斲轮，不疾不徐，得之于心，应之于手，口所不能言也。佛掠轻重若浮云蔽于晴天，波整钩截，若微风摇于碧海，气如奔马，亦如（上乃下木）钩，轻重出乎心而妙用应乎手，然则体约八分，势同章草，而各有趣，无问巨细，皆有虚散其锋员毫莖按转易也，岂真书一体，篆草章行八分等，当覆腕抢掠毫下开牵摯拨趣锋转，行草稍助指端，钩距腕转之状矣。——陈思《书苑菁华》

### 楷书

自秦易篆为佐隶至汉世，去古未远。当时正隶体尚有篆意，厥后魏钟元常

及士季哥王氏逸少子敬作小楷法，皆出于迁就汉隶运笔结体，既圆劲淡雅，字率扁而弗椭。今传世者若锺书力命表、尚书、宣示、世将上一首元帝二表、逸少曹娥帖、大令洛神贴，虽经摹拓而古隶典型俱在。至江左六朝若谢宣萧挹辈，虽不以书名世，若其小楷，若齐海陵王志、开善寺碑，犹有锺王遗范。至陈隋间，真书结字渐方，唐初犹尔，独欧阳率更虞永兴易方为长，以就姿媚，后人竞效之。递不及二人远甚，而锺王楷法犹远矣！——黄伯里东观余论

又

楷书虽出于汉魏，未见于三代，其原要从篆隶而变，故其点画波折，纵横直曲，员锐端侧，岂徒然而为哉，其中必有法矣。夫分上而分下，辩左而辩右，宜偏宜中，或藏或露，有起而有止，当向当背，其俯仰其收驻，其推让其回折，先后开合之法序，大小长短之类聚，必使其相称相应然后体始成，而少合乎古人变楷初意耳，不然字势虽可爱而无法之可，尚不过一楷书俗吏，如涪翁所云。此编名书法三昧，不知作者谁氏，子其言或本于古人之已言，而书则未有能尽知也。前元时，见于都下馆阁名臣，家渔阳吴兴巴西康里，常宝爱之。参政周伯琦来吴中，久久而入，方知其有是编。其归鄱阳也，人始得而相传之，乃知诸公之宝爱果然也。古人论书云：一须人品高，师法古，是书之法，学者习之固当熟之于手，必先修诸德以熟之于身，德而熟之于身，书之于手，如是而为书焉，其容止之可观，进退之可度，隐然自见于毫楮之间，端严不刻，温厚而难犯，如邓志宏之论蔡端明可以为善书矣。临池君子其谓然乎，金华胡翰仲伸识（元陈驿曾书法三昧）按玉海自唐以前皆谓楷为隶，至欧阳集右录，误以八分为隶书，自是汉刻皆目为汉隶，不观大觉寺碑题曰：隶书盖今楷字也。

### 行书叙论

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，草几于放，介乎两间者，行书有焉。于是兼真则谓之真行，兼草则谓之行书。远自西汉之末，有颖川刘德升者，为此体，而其法盖贵简易相间，流行，故谓之行书。德升而下复有锺繇、胡昭者，同出于德升之门，然昭用笔肥重，不若繇之瘦劲，故昭卒于无闻而繇独得以行书显。当时谓繇善押书者，此也。及晋王羲之、献之，心得神会处，不由师授，故并臻其极，蔚为翰墨之冠。晚有王珉复善此学而议其书者，有峻如、崧高烂若列宿之况，信乎行书之在字学非富规矩，有来历不能作此，譬之千里之足，屈伏柝下，助优劣何在，及其缓辔阔步，争驰蚁封间，于是駉驥遂分。书之有行若是也。今得其自晋以来至于本朝，以行书名世者，凡为十有八人焉，其间如晋之王蒙，宋之薄绍之，唐之虞世南、欧阳询、李邕、苏灵芝之徒，各自具一体，傑然出于其类者多矣。本朝则有李逢中、苏舜钦陆经、王安石、蔡京，笔势

奕奕，足以进配古人，名垂后世，有可观者，于是类而裁之，为一家法。

——宣和书谱

学行书法

凡童子十七至二十岁须学行书，先右军《兰亭序》（取定武本钩填习如宣示之功）及右军开皇等贴又怀仁集右军书三藏圣教序及荐福寺碑亦足观览，又集书阴符经，献之行书诸贴。——明徐渭《笔道通言》

论行书

行书者，不真不草，晨鸡踉跄而将飞，暮鸦联翩而欲下，贵其承蹶不绝，气候通流。逸少则动合规仪，调谐金石，天姿神纵，无以为羈。子敬不能纯一，或行草杂糅，则神会之间，其锋不可当也。宏逸遒健过于家尊，可谓子敬孟，逸少为仲，元常为季。——唐张怀瓘书断

行书之体略同于真，至于顿挫磐礴若猛兽之搏噬，进退钩距，若秋鹰之迅击，故覆笔抢毫乃按锋而直行，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，旋毫而不绝，内转锋也，加以掉笔联毫，若石莹玉瑕自然之理，亦如长空游丝，容曳而来往，又似虫网络壁，劲而后虚。右军云游丝断而能续，皆契以天真，同乎自然。又云每作一点画，皆悬管掉之，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——宋朱长《墨池编》

刘正夫，三衢人也，喜书学，多作行法，好与人论字，常谓字美观则不古，初见之则使人甚爱，次见则得其不到古人处，三见之则偏旁点画皆不合古者历历在眼矣；字不美观者必古，初见之则不甚美，再见之则得其到古人处，三见之则偏旁点画历历在眼矣，故观今人之字如观文绣，观古人之字如观钟鼎，学古人字，期于必到，若至妙处，如会于道，则无愧于古人矣，人以为知言。——清人论书

章草源流

按：章草者，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。卫恒李诞并云：汉初而有草法，不知其谁。萧子云云：章草者，汉齐相杜操始变稿法，非也。王音云：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，解散隶体，鹿书之，路俗简陋，渐以行之，是也，此乃草字之梗概，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以赴急就，因草创之义，谓之草书。惟君长告令臣下，则可。后汉北海敬王刘睦善草书，光武器之。明帝为太子，尤见亲幸甚爱其法，及睦临病，明帝令为草书尺牍十余首，此其开创草书之先也。至建初中杜度善草，见称于章帝，上贵其迹，诏使草书上事。魏文帝亦令刘庶通草书上事，盖因章奏，后世谓之章草。惟伯英造其极焉。韦诞云：杜氏杰有骨力而草书微瘦，惟刘氏之法书体甚浓结字工巧，时有不及张芝，喜而学焉，专精其法，可谓草圣，超前绝后，独步无双。

怀瓘案：章草之书，字字区别，张芝变为今草，如其流连迟速，直若上下

牵连，或借上之下而为下之上，奇形离合，数意兼包，若悬猿饮涧之象，钩销连环之状，神化自若变态不穷，呼史游草为章，因张伯英草而谓也，亦犹篆周宣王时作，及有秦篆，分别而有大小篆之名。魏晋之时，名流君子，一概呼为草，惟知音者，乃能辨焉。章草即隶书之捷，草亦章草之捷也。

按：杜度在史游后一百余年，即解散隶体，明是史游创焉。史游即章草之祖也。（唐张怀瓘书断）

自杜度妙于章草，崔瑗崔实父子相继其能。罗晖赵袭亦法此艺。袭与张芝相善，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然，伯英学崔杜之法，温故知新，因而变之以成今草，专精其妙，字之体势一笔而成，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，及其连者，气候相通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，故行草之字，往往继前行之末，世称一笔书者，起自伯英，即此也，张伯英即草书之祖也（唐张怀瓘书断）

### 草书

草书中亦曰行楷，如二王诸帖之稍真者，十当八九。僧怀仁等所集圣教兴福孔庙碑之类。唐人所称入院体者是也。一曰行草，如二王帖中稍纵体。孙过庭书谱之类皆是也。一曰章草如辰宿列张帖索靖出师颂二王帖中章草法帖皆是也。一曰稿（上高下木）草其书或真或行或草，大小疏密随宜，如颜平原坐位祭侄二帖是也。一曰狂草如张芝张旭怀素诸帖是也。以上各种通称草书，亦有分矣。——明赵宦光金石林绪论

### 学草书法

童于二十二至二十五岁学草书，其法亦先小而后大，须以右军书十七日等帖及怀素书圣母碑二大字草书为法，又张旭长风帖。

伯英弟文舒者，亦善草书，次伯英，又有姜孟颖、梁孔达、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，皆伯英之弟子，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。罗世景、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，见称于西州，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，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，下方罗赵有余。河间张超亦善草有名，虽然与崔氏同州，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。

——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

### 释草

草即纵心奔放覆腕转蹙悬管聚锋柔牵外拓。左为外，右为内，起伏连卷收揽吐纳，内转藏锋也，既如舞袖，据拂而萦纤，又若垂藤繆盘而缭绕，蹙旋转锋，亦如腾猿过树，逸蚪得水，劲兵追虏，烈火燎原，或体雄而不可拘，或势逸而不可止，纵于狂逸，不违笔意也。羲之云：透嵩华兮不高，逾悬壑兮能越，或连或绝，如华乱飞，若雄若疆，逸意而不相副，亦何益矣。但先缓引兴，以逸自急也，仍接锋而取势（中缺数句）任毫端之奇象，兔丝之萦结，转剔剡角，多钩篆体，或如蛇形，或如兵坪，故兵无常阵，字无常体矣。谓如水火

，势多不定，故云字无常定也。——朱长文《纪墨池》

又草书之体，如人坐卧行立，揖逊忿争，乘舟跃马，歌舞避踊，一切变态，非苟然者。又一字之体，率有多变，有起有应，如此起者，当如此应各有义理。右军书羲“之”字、“当”字、“得”字、“深”字、“慰”字，最多至数十字，无有同者，而未尝不同也，可谓所欲不逾距矣。大凡学草书，先当取法张芝、皇象、索靖等。章草则结体平正，下笔有源，然后仿王右军，申之以变化，鼓之以奇崛，若泛学诸家，则字有工拙，笔多失误。当连者反断，当断者反续，不识向背，不知起止，不悟转换，随意用笔，任意赋形，失误颠错，反为新奇。自大令以来，已如此矣，况今世哉。然而襟韵不高，记忆虽多，莫湔尘俗，若风神萧散，下笔便当过人。自唐以前，多是独草不过两字，连属累十字而不断，号曰连绵游丝，此虽出于古人，不足为奇，更成大病。古人作草，如今人作真，何赏苟且其相连处，特是引带，赏考其字，是点画处皆重，非点画处偶相引带，其笔皆轻，虽复变化多端，而未尝乱其法度。张颠、怀素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，近代山谷老人自谓得长史三昧草书之法，至是又一变矣。流至于今，不可复观。唐太宗云，行行若萦春蚓，字字如缩秋蛇，恶无骨也。大抵用笔有缓有急，有有锋有无锋，有承接上文，有牵引下文，乍徐还急，忽往复收，缓以仿古，急以出奇，有锋以耀其精神，无锋以含其气味，横斜直曲，钩环磬纤，皆以势为主，然不欲相带则近于俗，横画不欲太长，长则转换迟，直画不欲太多，多则神痴。意尽则用悬针，意未尽须再生笔意，不若用垂露耳。——姜尧章《续书谱》

### 八分书叙论

为八分之说者多矣。一曰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字改为楷法又以楷法变八分，此蔡希综之说也。一曰去隶字八分取二分，去小篆二分取八分，故谓之八分，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语也。前世之善书类能言其道矣。然自汉以来至唐千百载间，金石遗文所载，特存篆隶行草。所谓有八分者何有，至唐则八分书始盛，盖典型、盖类隶而变方，废非得势不古不严，岂在唐始有之耶？杜甫作八分歌，盛称李潮、韩择木、蔡有粼，是皆唐之诸子，而今所存者，又皆唐字，则希综蔡琰之论安在哉。盖古之名称与今或异，今所谓正书则古所谓隶书，今所谓隶书则古所谓八分，至唐则犹有隶书中别八分以名之，然则唐之所谓八分者，非古之所谓八分也。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，曰张彦远，曰贝冷（缺），曰于僧翰，曰释灵溪，是四子皆唐明矣，故不得不辩，以诏后世云。——宣和书谱

又

篆势有转无折隶笔有折无转分则兼之。

学八分书法

童子二十四至二十五岁当学八分。其法先大后小，当法唐明皇泰山碑铭（书本不古不严易学故录之）北海相景君碑鸿都石经堂道令费凤碑阴——徐谓《笔道通言》

### 字原七辩

八分者，汉隶之多有挑法者也，比秦隶则易识，比汉隶则微似篆，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。八分与隶，人多不分，故言其法。又汉隶者，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之字是也，此体最为后出，皆有挑法，与秦隶同名其实异，写法载前。——吾丘衍三十五举之中不再述。

### 隶书叙论

秦并六国一天下，欲愚黔首，自我作古，往往非昔而是，故以李斯变大篆，程邈作隶文种种，有不胜言者，然而或足以垂法而利民，宜后世有取焉。此隶所由，起初邈以罪系云阳狱，覃思十年，变篆为隶得三千字，一日上之始皇，称善，释罪，用为御史。当时此书虽行，独施于隶佐，故名曰隶，又以赴急速官府刑狱间用之，余尚用篆，此天下始用隶字之初也。然而后世人发临淄篆得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，棺上有文顶起字同今隶，称胡公先始皇时已四百余年，何为已有隶法，岂是书元与篆籀相生，特未行于时也。若邈者既知此体，乃自作一家法而上于秦，特以解云阳之难耳，不然胡公之棺何有是哉。其后汉有蔡邕、魏克当时得其遗法，笔笔飞动，点画间一一成形，断笔墨本几满天下历千余年，精神如在，学者仰之，如景星凤凰，争覩为快，岂可多得欤。然斯道高古，非世俗通行之书，以故阙然不讲久矣。唐开元年时，主愿然知隶字不传，无以矜式后学，乃诏作字统四十卷，专明隶书，于是间得人以应其求，乃韩择木之徒是矣，然则学之兴废，系其时哉。——宣和书谱

### 古隶今隶

古帖隶书自是今之楷书。孙过庭谓元常专工于隶书，伯英尤精于草体，彼之二美，而逸少兼之。所指元常隶书即今所传力命宣示二贴，是以真行为隶（李贽颖语）。

陈隋间，正书结字，断尚方而不尚圆，犹依摹汉隶一二，唐初亦尔也，及欧阳率更、虞永兴乃易为长，汉款遗意无存矣。（同上）

今之楷书不宜谓之楷，只谓之今隶，而汉之隶为古隶，后人论隶书形势，曰蚕头燕尾，斩钉截铁，又云摧锋折剑，落点星垂，皆是吴文定公跋褚遂良书云，书家谓作真字，能写篆隶法则高古，今观褚公所书益信。（同上）

隶书人谓宜扁，殊不知妙在不匾，挑拨平硬，如折刀头，方是汉隶书体，括云方劲古，斩钉截铁备矣。——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之一

### 篆书叙论

篆书者，从来远矣。其古文科斗之书，已见于鼎彝金石之传，期间多以形象为之，而文采未血也。自上而下，文科斗之法发达而后世易以大篆，实出史籀也。籀在周宣王时为太史氏其书，今之所存者，石鼓是也。以其籀之所创，故名之曰籀书，以其为太史氏而得名，故又谓之曰史书。若夫小篆则又出于大篆之法，改省其笔画而为之。其为小篆之祖，实为李斯始。然以秦穆公时，诅楚文考之则字形真，是小篆，疑小篆已见于往古而人未之宗师，而独李斯擅有其名。

按：秦初并天下，丞相李斯考其不与秦文合者，当时字画惟古文与大篆耳，至李斯别为小篆，以异之耶。自斯而汉，至汉得以许慎，魏得一韦诞，而风流文物犹足以追法古而名一世，信斯文出特非小补。至汉魏以及唐室千载间，寥寥相望而终，唐室三三百年间，又得一李阳冰，篆迹殊绝，自谓仓颉后身，观其字，真不愧古作者。五代时南唐伪主李煜割据江左，轻如鸿毛，有一徐铉，篆画高古，人亦为之改观，信此学之，在世其存亡，与人为轻重也，至于今益端献王及章友直皆以篆学得名，傑然成一家法令，得其自唐以来七人，隶之于左，曾非滥竽以进者，若罗英之徒，为种种形似，远取名以流世，如所谓仙人务光偃薤之篆，是皆不经之语，学者羞之，故不录。——宣和书谱

### 大篆

按：大篆者，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也，或曰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篆。篆者，传也，传其物理，施之无穷，甄丰定六书。三曰篆书八体书法，一曰大篆，又汉艺文志史籀十五篇，以史官制之，用以教授，谓之史公，凡九十字，秦赵高善篆，教始皇少子胡亥书。又汉文帝主尊严延年并工史书是也。秦楚书惟易与史篇得全吕氏春秋云，仓颉造大篆，非也，若仓颉造大篆，则置古文何地。所谓籀篆，盖其子孙是也，史籀即大篆祖也。

### 籀文

按：籀文者，周太史籀所作也。与古文大篆小异，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。《七略》曰：史籀者，周时史官教学童之书也，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。甄丰定六书二曰：奇字是也。其迹有石鼓文存也，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，今则陈仓李斯小篆兼采其意，史籀即籀文之祖也。

### 小篆

按：小篆者，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。增损大篆籀文异同，谓之小篆，亦曰秦篆。始皇二十年，始并六国。斯时为廷尉，如奏罢不合秦文者，于是天下行之，画如铁石，字皆飞动，作楷隶之祖，为不易之法，其铭题钟鼎及作符印，至今用焉。则离之六二，即离远吉得中道也。斯虽草创，遂造其极矣。李斯即小篆之祖也。——以上皆怀瓘《书断》

### 三十五举之十六

一举曰，科斗为字之祖，象虾（虫+麻）子形也。今人不知，乃巧画形状，失本意矣。上古无笔墨，以竹挺点漆书竹上，竹硬漆腻，画不能行，故头粗尾细，似其形耳。古谓笔为聿，仓颉书从手持半竹卧画为聿。聿，秦谓之不律也。

二举曰，今之文章即古之直言，今之篆书，即古人平常书，历代更变，遂见其异耳。不知上古初有笔不过竹上束毛便于写画，故篆字肥瘦均一，转折无棱角也。后人以真草行或瘦或肥，以为美茂，若笔无心不可成体，今人以尖笔作篆，难于为古文，若初学未能用时，略于灯上烧过，庶几便手。

三举曰，学篆字必须博古，能识古器，则能辨识古字神气敦朴，可以助人，人不可不知古字，象形指事会意等未变之笔，皆有妙处，于文始有味矣。前贤论篆之气象如此。

四举曰，凡习篆，《说文》为根本，能通《说文》，则写不差，又当与通释兼看。

五举曰，字有古今不同，若检《说文》，颇觉费力，当先熟于复古编，大概得矣。

六举曰，篆书多有字中包一、二画，如日字、目字之类，若初一字内画不分两头相粘后皆如之则为燕尾一法，若或接或否，各自相异为不守法度，不可如此，又圆点圆圈，小篆无此法，古文有之，口字作三角形，不可引用，学者慎勿以难写处妄意增入。

七举曰，篆法匾者，最好谓之嚼蜡。徐铉谓非老手笔不能到石鼓文字也。

八举曰，小篆一也，而各有笔法。李斯方圆廓落，阳冰圆活姿媚，徐铉如隶无垂脚，字下如钗股稍大，锴为其兄，但字下如玉箸较小耳。崔子玉多用隶法，似乎不精，然亦有汉意。李阳冰篆多非古法，效子玉可也，当知之。

九举曰，写成篇章文字只用小篆，二徐二李遂人所变，切不可写词曲。

十举曰，小篆俗皆喜长，然不可太长，长则无法，但以方楷一字为半为度，一字为正体，半字为垂脚，岂不美哉。脚不可过长，有无可奈何者，当以止脚为主，余略收短，如蟠脚可也，如生、日、之（篆）等字是也。

十一举曰，凡写碑匾，字画宜肥宜方圆，碑额同此，但以小篆为正，不可用杂体。

十二举曰，以鼎篆古文，错杂为用，时无足迹为上，但皆以小篆法写，自然一法，此体易求，却甚难记，不熟其法，未免为识者笑。

十三举曰，凡“口”（音围）圈中字，不可填满，但如斗井，著一字任其下空，可放垂笔，方不觉大，圈比诸字亦须略收，“口”不可圆亦不可方，若

日目等字须更放小，若印文中匾口井口字及字上却须略宽，使“口”中见空稍多，字始浑厚，汉印皆如此。

十四举曰，写篆把笔只须单钩，却伸中指在下夹棹方圆平直无有不可意矣，学时当虚手心伸中指并二指于几上，空画如此不拗，方可操笔，此说最要紧举者，审之其益甚矣。

十五举曰，凡篆大字，当虚腕悬笔，手腕著纸，便字不活。相传有人不能用笔，用棕榈条及纸筒等物，皆俗夫所为。士大夫不可用此。

十六举曰，汉篆多变古法。许氏作《说文》救其失也（以上皆元吾丘衍学古匾）

### 篆书

昔周宣王时，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，或与古同，或与古异，此谓之籀书者也。及平王东迁，诸侯立政，家殊国异，而文字乖形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，斯作仓颉篇，中车府令赵高作援历篇，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。或曰下杜程邈为衙吏，得罪始皇，幽系云阳十年，从狱中作大篆，少者增益，多者损减，方者使圆，圆者使方，奏之始皇，始皇善之，出为御史，定书曰邈，所定乃隶字也。自秦坏，古文有八体，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符刻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书，八曰隶书。王莽时，使司空甄丰校文字，改定古文，复有六书：一曰古文，孔氏壁中书也，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异者也，三曰篆书，秦篆书也，四曰佐书，即隶书也，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，六曰书，所以书幡信也。及汉祭酒许慎撰《说文》，用篆书为正，以为体例，最新可得而论也。秦时李斯号为工篆，泰山及铜人铭皆斯书。汉建初中，扶风曹喜，少异于斯，而亦称善，邯郸淳师焉，略容其妙，韦诞师淳而不及也。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，以能书留补侍中，魏氏宝器铭题，皆诞书也。汉末又有蔡邕为左中郎将，善书，采斯喜之法，为古今杂形，然精密闲雅，不如淳也。——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

汉唐传授笔法之人名，蔡邕受笔法于神人，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，文姬传之钟繇，钟繇传之卫夫人，夫人传之王羲之，羲之传之献之，献之传之外甥羊欣，羊欣传之王僧虔，僧虔传之萧子云，子云传之僧智永，智永传之虞世南，世南传之欧阳询，询传之陆柬之，柬之传之侄彦远，彦远传之张旭，旭传之李阳冰，阳冰传之徐浩、颜真卿、邬彤、章、韦阮崔邈凡二十有二人，文传终于此矣。

### 蔡邕九势

夫书肇于自然，自然既立，阴阳生焉；阴阳既生，形势出矣。藏头护尾

，力在字中，下笔用力，肌肤之丽。故曰：势来不可止，势去不可遏，惟笔软则奇怪生焉。

凡落笔结字，上皆覆下，下以承上，使其形势递相映带，无使势背。

转笔，宜左右回顾，无使节目孤露。

藏锋，点画出入之迹，欲左先右，至回左亦尔。

藏头，圆笔属纸，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。

护尾，画点势尽，力收之。

疾势，出于啄磔之中，又在竖笔紧趯之内。

掠笔，在于趯锋峻趯用之。

涩势，在于紧馱战行之法。

横鳞，竖勒之规。

### 临帖法

唐人从事法书，其法书有四种，曰临曰摹曰向榻曰硬黄。临者，置纸法书之旁，睥睨纤浓点画而如之；摹者，笼纸法书之上映照，而笔取之；向榻者，坐黑暗室中，穴牖如盖大，悬纸与法书映而取之，欲其透视毕见以法书，故嫌色沉暗，非此不澈也；硬黄者，嫌纸性终带暗涩，置之热熨斗上，以黄蜡涂匀，纸虽稍硬，而莹澈透明，如世所谓鱼枕明角之类，以蒙物无不纤毫毕现者，大都施之魏晋，锤索右军诸迹以其年久本暗，有所宗师，故极意取之也。临书如双鹤并翔，各极其致，不必为步骤之拘，非与书有深悟者不能也。以故，属之虞褚以下之者，则赵棋冯承素辈已耳。——李日华紫桃轩又缀

### 唐人书评

曹操书如金花细落遍地玲珑，荆玉分辉，瑶碧璀璨。——陈思书苑菁华山谷论帖法

书，孔明对元谦语，章草法甚妙，不知与王中令书先後，要皆为妙墨，盖融会张芝、索靖多家骨肉，丰杀略相宜尔。观史孝山、出师颂数页，颇得草法。盖陶冶草法，悉自小篆中来，索靖笔短意长，诚不可及，长沙古帖中有急就数十字，劣於此帖。今作字大概笔多而意不足。大令草法，殊近伯英淳古。伯英书小纸，意气极类章草，精神照人，此翰墨妙绝精品也。

十七帖者，必多临本，永禅师及虞世南褚庭诲临写皆不甚远，故世有数本，皆不同。此帖全是庭诲笔意，如杨雄蜀都以下，似拙工写真，但神痴耳。

今世学兰亭者，不师其笔意，便作行势，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悟，其丑也。予尝观汉时石刻篆隶，颇得楷法，后生若以予说，学兰亭当得之。